

# 《花镜》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花镜》

13位ISBN编号：9787547013465

10位ISBN编号：7547013465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沧月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花镜》

## 前言

《花镜》的名字，直接来源于清代的同名园艺书籍。由于家庭的熏陶，我从小就对种植和园艺有着极大的兴趣，在书架上翻阅了很多相关的书，然后在自家的花园里做一些小小的试验。各类种植的书看得多了，渐渐地被里面各种奇花异草所打动，觉得那些“草木人儿”的特性里、隐约之间居然也是符合世上各种人性的——这种想法酝酿了很长时间。直到2003年的某日，不知如何有了提笔的冲动。于是决定用鲜花的名字来作为每一个章节的题目，每一种花的花语，代表一个故事中的人性。

从来都喜欢看侦破推理的东西，比如福尔摩斯、阿加沙·希区科克乃至横沟正史、金田一柯南都看了很多，也一直想着自己来写推理。《花镜》中主要人物的名字，也就是花镜的主人白螺MM——看她的名字就知道了：白螺——就是阿加沙·克里斯蒂笔下那个胖胖老头子白罗（又译为波洛）侦探的谐音。但是呢，出于自身的美感考虑，《花镜》里的主人公绝对不是那种啤酒肚的和蔼老头子，而是神秘美丽冷艳的PPMM啦。花与美女。谋杀与毒药。似乎是很魅惑的题材呢。

我没有多少严谨的推理水平，所以并未将其当作严格的悬疑小说来写，又加上同样也受了三言二拍唐传奇之类古书的影响，写着写着就慢慢背离了初衷——原先预计写成悬疑系列故事，写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世情小说。这几个小故事里，主题却是多样化的。至于题材，更是随手拿到什么就下锅炒了，无论荤素，甚至可以跨越各种界限，言情、武侠、玄幻、神魔……只要对于表达主题有推动力，都可以加入在内。

在故事结构上，并不讳言地说，我借鉴了一部喜欢的漫画《恐怖宠物店》。以白螺MM作为线索贯穿始终，将每个小故事串连起来。每个故事，都有各自独立的结构和主题。经常在想、古时候的女子，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如何压抑、自立、坚强和抗争呢？“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如果说“花”是女性的别称，那么同样的、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小说。讲述的是各种性格的女子，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挣扎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白螺那样的一双慧眼。系列故事结束在《碧台莲》一篇，写到破镜重圆便收手了——王子公主如果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底下的也就非我所想要探讨的了。留待大家想像吧。

或者是——“待浮花浪蕊俱尽，伴君幽独。”又序：我于2010年夏末之际，增补《御衣黄》《长生草》两篇。其实，希望花镜的系列故事永无穷尽，就如一条线能穿起无数的珍珠，不停地写下去、写下去……

# 《花镜》

## 内容概要

临江城。天水巷。小小的花铺，永不见苍老的神秘女子。付出最昂贵的代价，买下能把宿命击破的奇异之花。繁华城市里隐秘的角落，深藏着集谋杀、毒药、悲凉于一身的可怕故事。

# 《花镜》

## 作者简介

沧月：作家。建筑设计师。女性幻想小说第一人。

出版作品代表——

听雪楼系列：《血薇》《护花铃》《荒原雪》

鼎剑阁系列：《大漠荒颜》《帝都赋》《曼珠沙华》《剑歌》《七夜雪》

镜系列：《双城》《破军》《龙战》《辟天》《神寂》《织梦者》

羽系列：《青空之蓝》《赤炎之瞳》

# 《花镜》

## 书籍目录

## 章节摘录

长生草 黎明的光从薄薄的窗纸中透入，映照着房间里葱茏的花木。 帘幕低垂，白底印染着淡青色莲花的帷帐里露出一截苍白纤细的手腕，静静地搁在床沿，有血珠如同断线的珠子一样，从指尖一滴滴落地，在木地板上发出单调的响声。 暗杀者静默地站在这个叫做花镜的小铺子里，抬起手揭开被一剑洞穿的帷帐，看着里面死去的女子——那个叫做白螺的女店主无声无息地靠在榻边，似乎是在睡梦里安然离去，脸色苍白得如同透明，只有眉心有微微的一点红，插着一支小小的剑。

剑极小，长不过一尺，直透颅脑。 只看得一眼，暗杀者从胸臆里默不作声地吐出了一口气：跟踪了多日，这个妖邪总算是被诛灭了。他轻轻呼哨了一声，那把剑仿佛活了一样，应声从女子眉心反跳而起，化作一道光华回到了主人的手里。 暗杀者是一个年轻人，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长眉斜飞入鬓，眼神冷冽锋锐，穿着一身飘逸的青蓝色长袍，头上戴了一顶羽冠，却是一副道家打扮。只是和普通道人不同，他手上握着剑。

他查看了一下榻上被自己杀死的女子，松开手，白色的帷帐掉落下来，覆盖了榻上女子苍白的脸，很快便有血色悄无声息地浸染开来，沁得那连绵的白莲纹样仿佛是从血池里绽放出来——然而，等年轻道士回身在架子上脸盆的清水里洗干净小剑上的血，回身撩起帐子再看上一眼时，床上果然已经空了。 那个女子无影无踪，只有一枝花搁在枕上——花瓣犹自鲜嫩，沾染着露水，但断茎上赫然有一个极深的创口，从创口里汩汩流出殷红的血来。 那是一朵白色的莲花。 年轻道人轻轻叹了一口气——果然，这个寄居在永宁巷的花镜女主人，是一个花妖。

从外貌看来，她的姿态气度有如碧落仙女，毫无妖魅气息。如果不是几个月前无意看到她在月夜凌波从河面掠过，足不沾水地采摘白萍，身形飘忽如风，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美丽女子会是个“非人”。 年轻道人从怀中掏出一张符，弹在那一支流血的莲花上，念了一声“疾”，那朵花上忽然腾起了青色的火焰！那朵花在道家真火里焚烧，忽地发出了细细的哭泣一样的声音，剧烈地扭曲着，转瞬成为一簇白烟。 “第二百三十七个。”年轻道士从怀里掏出一本古旧的册子，在上面细细记下一行字，“千年花妖。追踪九十九日，诛于泉州。” 符灰吸收了妖血，渐渐冷却，化为一堆淡红色的灰烬。

在等待符咒燃尽的短短片刻里，那个年轻道人看了一眼房间里到处摆放着的花木，一盆一盆错落有致，长势极好，显然是得到了主人精心的照料。他握着剑逡巡了一圈，没有发现丝毫的妖气，显然这房间里种的都不过是普通的花草而已。他甚至去后院和中庭看了一下，嗅了嗅泥土的味道，也没有发现丝毫异常。 没有血腥，没有死尸，甚至，没有一丝的邪气。 “奇怪。”年轻道人摇了摇头，心里忽然有隐约不安的感觉。

自从那日深夜偶然发现她的异常后，他留在泉州观察了这间叫做花镜的铺子足足三个月。这个独居的女子以卖花为生，深居简出，基本不和周围邻居交往。只有每当满月的时候，房间里会发出某些异常的声响，似乎是痛苦的低吟，伴随着淡淡的血腥。 他以为那是她在密室里做了隐秘的恶行，几次设法，终于在这一天满月的时候得了手。然而，奇怪的是当他搜索这间小铺子时，里里外外却没有任何不对的迹象。这里非常干净清爽，宛如任何世上普通女子的闺房。 这……他内心忽然有一阵隐隐的不安掠过。 然而，此刻窗户纸上已经透出了淡淡的光，可以听到雄鸡报晓，远处车马辚辚而过的声音。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如果不离开，只怕会被人看破了行藏。

在第一线日光透入这座小花铺之前，年轻道人将小剑托在掌心，念了一句咒术——那把长不过一尺的小剑忽然变大，从他掌心跃起，悬浮在室内，光华四射。年轻道人看了一眼榻上的那一堆灰烬，作了个手势，一步跃上飞剑，头也不回地穿窗掠去。 一道闪电没入黑夜，再无声息。 花镜的铺子里安静得惊人，只有架子上的白鹦鹉一直用黑豆似的眼睛看着这一幕，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啼叫。直到那个暗杀者消失在远处，鹦鹉才扑簌簌飞落，在半空中咕啾了一声，“小姐，可以出来了——他走啦！” 后堂吱呀一声响，有一扇看不见的门悄然打开了。

一阵幽然的风席卷而来，随着风从中庭里走进来一个年轻女子，一身白衣，眼角盈盈点着一颗坠泪痣——那，分明是片刻前被杀死在床上的花镜的主人白螺！ “终于走了么？”她叹了口气，脸上有些病容，扶着桌子坐下。白鹦鹉飞落地面，化成了一个垂髻少女，连忙上来扶住，“小姐还好吧？今晚又是月圆之夜，你身体定然不舒服——偏偏这个家伙居然这个时候来找茬儿！” “他跟踪了我那么久，定然也知道此刻我的法力会衰弱一些，才挑选这个时候下手。”白螺笑了笑，走到了榻前看着那一堆灰烬，轻轻伸出手指点了一点。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着，那一张烧成灰的符忽然恢复了原样！

“原来是青城来的？”她拿在手里看了看，不由笑了，“难怪有点真本事。” “青城？”雪儿蹙眉，“是蜀山的剑侠么？” “只怕是修仙兼修剑的道家人吧？不知道是正一道还是全真教的。”白螺叹了口气，“年纪尚轻，修为却不浅，手里拿的那把剑可大有来历，只怕是纯素道长飞

升后留下的白虹——难道他是紫霄宫的传人？” “他那点修为，难道还能斗过小姐你？”雪儿不以为然，“不自量力，居然还把我们当作花妖，真是岂有此理！” “算了，雪儿。”白螺将那张符扔掉，淡淡，“我们已经被逐出了三山碧落，谪下凡尘——既然仙界里没有我们的名字，那么说我们是花妖其实倒也不为过。” “……”雪儿说不出话来，有些不服气。 半晌，嘀咕了一声，“可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人啊！” “这人行事是有点莽撞……不过，也可以说是嫉恶如仇吧。”白螺微微苦笑，“我看他的面相，倒有一股清刚之气，是以除魔卫道为己任的道家年轻俊杰，假以时日，定然不是池中之物。他既然有误会，那我不妨让他一步——反正把我当作‘花妖’给除了后，他也自然就会走了。没有必要硬生生拼一场吧？” “亏得小姐你好脾气。”雪儿愤愤不平，“换了是我，非让他吃点苦头不可。” “到此为止。”白螺却只是淡淡，“这个地方也住不得了——雪儿，收拾一下东西，我们马上离开泉州。” “啊？”白鸚鹉有些恋恋不舍，“这么快就走啊……接着去哪里呢？” 白螺想了想，道：“临安。” 天亮的时候，永宁巷已经热闹起来了，左右的店铺都开了门，只有花镜的店面还是关着。周围的邻居平时也甚少看到这个叫白螺的女店主出来，因此并不觉得异常。 只有卖针线的王四嫂觉得奇怪，拿着一角碎银子四处问人：“你们谁有见到白姑娘么？” “没有啊。”在巷口吃早饭的人们纷纷摇头。 “忒奇怪。”王四嫂看了一眼关门的花镜，“今儿我一开门，就看到这个针线盒和一些缎布放在廊下，还有这一角碎银子——这白姑娘昨儿刚来借了一卷白丝线，说好了过几天算钱的，怎么一大清早就还了？” 邻居们都摇着头，说不出所以然来。 刚说到这里，却听花镜那边传来一阵声音，引得众人纷纷回头。 只见一对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廊下敲门，满头白发苍苍，衣衫浆洗得发白，看这一身打扮，显然是山区里过来的穷苦人家。 “白姑娘在么？”敲了半日，不见里面有人开门应答，只能失望地转身走下台阶。看到巷口聚集在一起吃早点的左邻右舍，老夫妻迟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作了一个揖，“叨扰了……诸位可知道白姑娘今儿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不知道！”烧饼郎正忙得不可开交，两手沾满了油，满脸不耐烦，“这个人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又不爱搭理别人，谁知道她去处！” “唉，唉。”老儿叹了口气，“那么说来，今日是见不到恩公了。” 摊子上有客人正在吃一碗素面，听到这里忽然微微一震，抬起头来向这边看了一眼——那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不过二十岁的模样，剑眉星目，眼神极亮，如同一泓秋水一般，用玉冠束发，羽衣长剑，却是一个道士。 二十多年前，徽宗皇帝尊崇道教。政和、宣和间，神霄教得势，皇帝宠幸的道士如王老志、林灵素等出入宫禁，号“金门羽客”，气焰赫然，甚至连皇太子都要对其忌惮三分。而南渡之后，随着两帝被掳北去，道教势力也大为衰微，不过民间道教弟子一时尚多，因此大家并不以看到道士混在人群中为意。 那个年轻道人抬起头，打量着这一对老夫妇，又看了看不远处的花镜。 “我们是专程来向白姑娘道谢的。”老儿旁边的老妇人抹了抹汗，低声，“我们走了那么长的路，好容易才到泉州府——她不在，这一篮子茉莉大白毫和白茶可怎么办呢？” “有白茶？”王四嫂立刻来了精神，探头看了老夫妇带来的竹篮一眼，“啧啧，这可都是上等的好茶！准备挑来卖给白姑娘的？多少银子一两哪？如果便宜的话，白姑娘不在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呀！免得你们空走一趟赔钱。” “不是的不是的。”老妇人连忙将茶叶收起，有些不好意思，“这些茶不是卖的。” “不是卖的？”王四嫂有些不乐意了，“莫非卖茶还看主顾不成？” “怎么敢哪！”老儿忙不迭赔礼，“不瞒诸位，我们都是政和那边的乡下人，世代种茶为生，前日和老伴挑了一些新茶，赶了几百里路，特意来泉州想卖个稍好的价钱，结果不想年纪大日头毒，我老伴刚到城外就发了急病，躺倒在官道旁，差点送了命。” 他看了一眼关着门的铺子，“若不是这位白姑娘……” “噢，噢。”王四嫂明白过来，连连点头，“原来是来报恩的。” “是啊。”老汉满脸感激，“若不是白姑娘涉水采了一把白萍根，我老伴肯定就这样没了——不瞒你们说，当时官道人来人往，硬是没第二个过来看上一眼！” 话说到这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诸人回首，只见早点摊上那个年轻道人忽然长身而起，脸色苍白，手里的筷子已经被硬生生地折断。 “喂……喂！”烧饼郎怒斥，却见对方扔下了一块碎银子，转瞬离去。 “看不出来嘛，这个白姑娘平日冷冰冰的对人爱理不理，居然还是个热心肠！”王四嫂啧啧了一声，想了想，道，“你们等一下，只怕她还没起，我去后院帮着叫一声看。” 那一对老夫妇忙不迭地道谢。 王四嫂转过后屋，叫了几声，忽然间怔住了——花镜的侧门半掩，竟然是没有关上，门缝里依稀可见地上掉落着一些杂物。 大清早的，怎么开着门，里面又没有一个人影？难道是进了贼了么？王四嫂心里一个咯噔，走过去试探地推了推门。吱呀一声，侧门应声而开——整个房间空空荡荡的，本来满室的花草早已无影无踪，清晨的光线毫无遮挡地从窗口透入，把这个雪洞也似的房间照得内外通透。 只是一夜之间，整个店铺里已经空无一人。

十年后。高宗绍兴十一年六月十五。 临安城北的

余杭门外，运河上舟船往来如梭，一片热闹景象。 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至宋时最终成为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南启临安，北至燕京。南渡十年后，战祸渐渐平息，百姓休养生息，商贾贸易重新繁荣，临安人口多达一百余万，漕运也可谓盛极一时。 运河渡口每日里有上百艘官船私船进出，往来贯通了大江南北。 “这位客官，可是要坐船么？”一个船家看到有人来到渡口，立刻殷勤地迎了上去——如今已经是薄暮时分了，他这三天还没开张过，此刻只盼能拉到一个肥些的生意，也好填了这些天的亏空。 然而抬头一看，却是一怔：来到码头上的居然是两个女子。当先一个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着白衣，眼角有一滴盈盈的坠泪痣。另一位年纪略小，做丫环装束，伶俐活泼，手里捧着一个包袱，跟在主人后面。 当先女子还没有开口，后面的丫环便抢先道：“船家，我们要包这条船。” “包船？”船家倒是一怔，有些犹豫地打量着来人，“就姑娘两个人？” 丫环点了点头，“就我们两个！怎么，不做女人生意啊？” “这……”船老大不由露出吃惊的表情来：如今是南宋初年，民间甚重礼法，一般好人家女子平日里都足不出户，这般抛头露面孤身出远门的，难道是……一念及此，他不由重新打量了对方几眼：那个女子的容貌甚是清雅秀丽，气质高华，竟又不似那些沦落烟花的风尘女子。见多识广的船家一时间也猜不出对方的身份，有些发呆。 “到底去不去啊？”那个丫环却不耐烦起来，跺脚，“我们有急事要去天台山，你如果不愿接这趟生意，我们就另外找别家去了！” “去天台山？”船老大一听是一单出远门的大生意，登时回过神来，忙不迭地堆起了一脸笑容，“不是吹嘘，这码头上也就我金老大最熟悉这条水路，再无别家肯撑船去那么远的地方——不信姑娘你问问。” “哦。”白衣女子轻轻应了一声，却不置可否。 金老大看着对方的脸色，也不明白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连忙再补充，“您看，我家的是油篷船，如今是盛夏，也可免除日头毒晒——两位姑娘花朵一般的样貌，水嫩的皮肉，真是神仙样的人，又怎能去坐那种连篷都没有的破船？” 他虽是粗人，但这话却说的讨巧，那个丫环听了顿时转怒为喜，啐了一口，“你见过神仙么？说得倒是好听！” “小人没那福气见，不过料想和两位姑娘也不差多少。”金老大笑嘻嘻道。 白衣女子终于微微笑了一笑，启口问：“那么，要多少船钱？” “五两银子。”金老大生看了看女子手里沉甸甸的包裹，心知是一位有钱的主儿，便大着胆子出了个比平日高一倍的价格，“包吃包住，还有小曲儿听，包两位满意。” “我们自己带了吃食，谁要吃你家那些肮脏东西！”那个丫环又啐了一口，“那小曲儿如果是你唱的，非得把我们的隔天饭都呕出来不可。” “嘿，嘿！姑娘不知道了吧？我——”金老大还待吹牛，白衣女子却只是笑了笑，对一边的丫环低声，“雪儿，别饶舌了，上船吧。” 眼见终于谈成了一笔生意，金老大登时笑逐颜开，连忙拉过纤绳，将油篷船靠上埠头，口里连声叮咛：“姑娘，小心些，慢慢上。” 然而那个活泼的丫环也不等船家搭起舢板，足尖只是在岸边一点，便轻身跃入了船上——她身轻如燕，跳上来时油篷船居然连摇都没有摇一下，走入舱里靠窗坐下，将手里的包袱放在了案上，四顾看了看。 这条船不算太大，里面收拾得也干净，用一道布帘子分隔成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容七八人的客舱，后面却隔了一个小小的休憩间出来，里面被褥器具一应俱全。 “还不错吧？”金老大笑道，“这可是不久前为一个迁官的老爷家眷特意设的，正好配得起给两位姑娘住一宿。” 雪儿嘀咕了一声，“小姐，权且坐一坐吧！” 那个白衣女子踩着踏板盈盈走上船头，弯腰入舱，倒也不像个挑剔的人，在窗口捡了一个位置坐下后，道：“那就开船吧，我们有些赶时间。” “好嘞！”船家一边解开缆绳，一边问，“过两天就是观音成道日了。姑娘是去天台的国清寺上香么？或者是去桐柏宫拜三清？” “都不是。”白衣女子笑了笑，“只是去山里看望一位朋友。” 她的眼睛一直看着运河的水面，忽然间眼神一停，仿佛在人群里看到了什么一般，微微露出惊讶的神色。 ……



# 《花镜》

## 编辑推荐

这是沧月独一无二的妖魅悬念小说 终结典藏版：新增《御衣黄》《长生草》，揭晓长达七年隐藏的真相，全新修订 国内顶级画师ENO九幅至尊华美手绘相贺 特增沧月出道十年特别感谢的读者名录

# 《花镜》

精彩短评

1、看书的时候感觉每一个文字都透着淡淡清香和美意，这是我一直喜欢的风格却始终都无法描写的文字。每一种植物搭配着每一个精彩的故事，不只是白螺天女的故事吸引着读者，这样的书值得看。

2、——《御衣黄》《长生草》补遗其实是因为宿舍里网络超时，还没来及买新的网卡，百无聊赖中拿起了搁置书架上连月有余的《花镜》。翻看了一遍新增的两则故事，御衣黄和长生草。看的时候是不费什么心思的，只用来打发辰光，我以为终究还是对世事不平的嘲讽，或是酸楚却无力的抗拒。然而结局的温暖全然出乎意料。我捧着书愣了半晌，阖上眼，认真的被感动。合上书想写这一则自己的所思所感，首先跳入脑海中的就是当冬夜渐暖这五个字，那是一首歌。其实那首歌的主题和我要说的并没有什么关联，只是那五个字太温暖，诠释出的美好让我难以割舍。距离第一次看花镜已经过了好几年，时间太久，我已很难记得每一篇故事的具体内容。只记得恬静细腻的笔触带着娓娓道来的安然，浮动不安的气氛，从市井生活的侧面描绘出一个暗潮汹涌的临安。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阴影尚且挥之不去，偏偏还要以歌舞升平粉饰繁荣。世道浮躁，人心思变。那些人性中的阴暗面纷纷探出头来。月姐自称世情小说，确实现实的可怕，让人对这个世界很难提起希望。虽不是我爱的江湖传说，却是我喜欢极了的故事。人在少年时，总是喜欢自诩通透犀利，喜欢假装能看穿这个世界的所有丑恶然后坚决的厌弃鄙夷。所以在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猛然看到御衣黄和长生草，才觉得我仿佛是懂了花镜的真正含义。此前不知御衣黄，只知道牡丹有异品姚黄魏紫，皆为殊色。开头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也只是个落于俗流的故事。就像楼心月的负心颜公子。男人不过是贪恋声色逢场作戏。女人认真了，他便怕了。女人拼命了，他就想躲。躲不过，他狠下心来要实践那句无“毒”不丈夫。是女人命好遇到了白螺仙子，得到了仙界奇葩宝珠茉莉；是男人命苦遇到了这个想太多的女人。然而终究不是。我见到那首词时抑在唇齿间声音猛然颤了起来。——我此前读到过这首词，也许还是高中那个每天坚持读两三首诗词，还留着幻想的年纪。我也曾想过这一位坚贞不渝的女子有一个怎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却不料竟是如此一本绝色御衣黄傲立于满庭风雨。那句“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之中的凄惶与绝烈千年难续。葛巾信对了人，那多年前的布衣少年仍有着长安上苑焦骨牡丹一般的傲骨，宁抱香凋于枝头，亦绝不委顿尘土。他将妻子的所思所念所感都深深藏匿于心，清平三百载都是残破的镜中花，夜夜岳阳楼也成了水里的月光梦中的归属，一闭上眼就能回想起却再也无法触碰到的幸福。还好故事的结尾，能让我终究欢喜。并非仅仅止于仙女下界全了三世的圆满，留在凡间与郎君相守。而是在南渡之后那样的仓皇时节，山河破败，君主昏聩，还有人能忍辱于心，谨慎侍于佞臣，以求掩护主战派将领，支援抗金队伍，到最终病入膏肓也要拚尽全力试图刺杀奸相。——即便是世道再险恶，人心再诡谲，也能有铁骨铮铮的国土在，不枉诗书，不忘苍生。而有宋一代的气节高士，也绝非仅徐君宝夫妇二人。御衣黄的故事，再飘摇的乱世读来，也能有温柔的力量昭示着希望的方向。长生草，一名豹足，一名万年松。多生石上，虽极枯槁，得水则苍翠如故。顽固正统的卫道士大约在所有故事里都是反面形象。他们坚持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真理”，他们打击着一切偶然通灵的走兽草木。这样的角色，虽未必有坏心，却总是给内心自然偏向的主角制造各种麻烦甚至是灾难。所以无论如何不会有好感。我本以为明风衡也是如此。少年时的他和法海之流本是一般，心中人妖那一条界清晰得可怕。也许是到底要庆幸他所守卫的那个世界并非太平澄明，北地早已萧索了章华歌舞，黯淡了朱门绣户，甚至有些本来富庶繁华的城池在历经了烧杀抢掠肆意屠戮之后，已成冤鬼遍野的修罗场。我想明风衡是在经年的游历中明白的，在苦行于千里之外时明白的。善恶好歹皆在心内，若一意为恶，人亦可成啖血恶魔，而若一心向善，自然灵台清明。即便不是“人”，亦不会为害“人世”。可是我终究没有信心，我想随着我对那位孤风朗月的道人好感的激增，后妈月会给我一个落泪或是准落泪的理由。我以为他会成魔，被白螺亲手毙与剑下。所以我要感谢长生草。世间本无的尸毒，被夸大过的药草击溃。给了所有人一个温柔的提示。——明风衡。他与白螺，还是会再见的吧。我想他心中的牵念让他很难登临瑶池那般冷彻骨的仙境了。但也许会与她相逢于下一世杭城的花期中。那必定是风平浪静的年代，暮春之际的馥郁芬芳里，她在花间笑容安然。其实，我无意去评价现今的世界。我相信，哪怕只是与政治有些许关连的那些纷争与摩擦也绝非我一个二十二岁的普通小女子能看到能看懂的。不论坏的，抑或是好的。也许，很多年后，我们会猛然发现现在网络和舆论口诛笔伐的“药家鑫”“李刚”等一类人只不过是几个符号，符号的指向，是泱泱盛世。——没有一个时代有着绝对的澄明玉宇，朗朗乾坤。而只有生产力发达物质剩余较多的时代，才能出现分配不均和贫富差异。尽管有不公，却仍有很多人，有想要改变，仍有很多人，一直在努力。因为世间总会有徐君宝和明风衡在。因为世间总

## 《花镜》

会有正义和仁爱在。所以世事不管怎样艰难曲折，我们也都要怀抱希望。等待，冬夜渐暖。

3、女子似花，娇弱而美好。沧月笔下的女子，总是坚韧绚烂的如同四季的花朵。《花镜》历尽这么多时光，洗尽铅华，依旧耐人寻味。浮世，肮脏，险，守望，或生或死，寻觅，一袭纯白，如花般的素颜。在每个人的一段时光中，总有这样的故事陪你一起走过，在此后的旅程中，再也不孤单。

4、“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仙娥影，空留明月辉。”只叹时间太短，等待太长，则去留匆匆；月色透过花镜，娇涩留香，直到晨日滴泪……常思古代女子的娇艳，而对于伦理的叛逆者，惩罚就是如此。白螺，似看遍天上人间的疾苦，便脱离于掌控。寻找玄冥，一世又一世，破镜重圆。只是，镜易碎。漂流于人间。冷静，飘然。一次又一次的旁观，一次又一次的卷入漩涡。金钱，谋杀，毒药……一束可以打破宿命的奇花，在金钱的驱动下，谋杀开始！临安城。天水巷。为了你，我愿意在这个幽深小巷，一直等下去，没有结局……

5、十年前的白螺是我欣赏的女子，欣赏她的爱憎分明，她的聪慧从容，她的寻寻觅觅。而十年后的白螺，我只有怜悯。几百年来，你看，雪儿长大了甚至长成了可以训斥人的小姑娘；你看，你曾经拯救过的女孩已为人妇人母；你看，花开花落几世轮回花镜小铺几渡迁移。可是，湛炉说的对，白螺，没有长大。十年，或者百年。沧海亦为一瞬间。因为执念所以才可以纯粹的爱或者恨。因为执念所以才被束缚看不清爱或者恨。

6、在写这篇评的时候我不知道花镜也尼玛‘借鉴’了啊啊啊啊啊啊没看完恐怖宠物店是我一生的污点吗吗吗吗吗！！！！！！恭喜这最后一本书也让幻灭了！！！！！！

！-----说实在话，这一篇与其说是评论花镜，不如说是给我看沧月的经历做个总结，或者只是我一个人的碎碎念罢了。于是戳进来觉得不对劲的还是麻烦戳红叉吧。曾经很喜欢过沧月，年幼无知憧憬爱情和奇幻经历，却又对一切都懵懂的时代。那时候真的很喜欢沧月，觉得她笔下的世界是如此的奇妙，好像把所有的美好和悲凉都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还曾经因为她的一段文字自己尝试着去写点东西——或许这就是我开始写东西的契机。第一本看她的书是血薇，然后就把三部曲都一股脑的看完了。当时险些为主角的阴差阳错落泪，意识到了什么是世事无常。然后看的就是这本花镜（那时候看的应该是旧版）。对于这种凄婉而绝美的故事我从来都是欲罢不能。或许是因为这本书里解释了一种命运，所以我对于这本书的评价高于血薇。意外的知道了这是沧月最早出版的书之一，或许真的最开始的才是最美好的。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完美的存在，只要是人生都有着一种缺憾。人亦是如此。人无完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成语，或许我只是在为自己的缺憾寻找开脱，但在过去种种的经历之中，我确实从未体会过完美这个词语。这些故事似乎就是‘不完美’的极致。哪一位女子没有经历过彻骨的伤害和痛苦？她们的故事仿佛再向我们哭诉着她们悲切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着属于女子的柔韧和坚强。她们都在最美好的阶段绚丽地绽放，释放着自己心怀的一切，然后化作春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无论坚持也罢执念也罢，无论结果如何。最终也不过是凋零。这样的结局或者太过感伤，然而退一步看，或许这才是现实。世界上有太少的美国梦成真，人生不过是挫折和拼搏的叠加重复。最后那一日成功的背后，流过了多少血泪和汗水，只有自己知晓。有多少人觉得和自己所重视的人在一起就是幸福，然而又有多少人真的体会到了这样的幸福。如果你已拥有，那请你务必珍惜。文中人所生的年代让她们注定无法自如的微笑，然而我们所在的世界是那样的自由充满阳光。有些东西，失去了才知道有多美好。她们的故事最终留在了心里，像一颗花种，无论后来又填充了多少的记忆，却仍在执拗的生长，开放。或许他们永远都不会长大，但那个小小的花朵却总能在什么时刻提醒着自己的存在。现在看完这本书已经过了很多年……三年？沧月的书后来看了镜系列的前三本，然后就发觉自己无法看下去了。或许是自己的心境变了。也或许是在网络上能够看到太多的资料而认清了一些东西。现在觉得沧月的书已经不适合自己。我不会说她写的好还是坏，我不是评书人也没什么资格做出这种结论，只能说她的文字已经和我的内心大相径庭。我也没有再重复阅读花镜或者血薇那个系列，或许是不想让这几本书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改变。时间没有折返，人或许已经走远，但回首一探往事。那镜中的孩子仍笑得灿烂。

7、沧月的文笔还是我比较喜欢的。记得以前从学生那里借过很多她的书。有点《聊斋》的感觉，又想起了《镜花缘》。那些令人唏嘘的女子啊。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不是删节版，感觉白螺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啊。对这些奇花异草也很有兴趣。

8、以前在月姐的个人主页上断断续续的读过一部分这次出十周年纪念版毫不犹豫就买了昨晚从十点到深夜一点半终于完整读完了这本书每个小故事都非常吸引人也有各自不同的因果想一直一直读下去希望白螺和玄冥也能如葛巾那样美满

9、话说自己还是第一次接触沧月的作品，在很早之前就经常听到别人提起沧月代表作的镜系列作品，但是这次却选择了她的《花镜》。之前留意到这本小说，是因为看过唐七公子的《华胥引》，喜欢上了这样讲述小故事的方式，所以特意寻找类似的小说，除了老千的《江南外传》（网络原名《拈花一啸》），还有一部就是沧月的《花镜》。这部小说以白螺天女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将九个小故事串联起来。每个小故事都以一种植物名字来命名，有自己独立的结构和主题，其中不时会出现白螺的前尘旧事，如此抽丝剥茧，一点点地还原三百年前她那场弥天大劫。而至于这部小说的题材，可谓集玄幻、仙侠、言情、武侠各种主流元素于一身。故事里讲述的是在古代封建社会里那些弱质女子在生活困境面前的抵抗挣扎，沧月笔下的女子们敢爱敢恨，蒲柳之姿却有惊人的爆发力，她们有的为摆脱梦魇而双手嗜血，有的为追求爱情而飞蛾扑火，有的为至爱所愿而奋不顾身，也有的在大义面前宁死不屈。她们最后的悲泣，让人为之一颤，如此三分辛酸无奈，三分世事无常，三分人性难测，一分真情未泯。昔日任劳任怨的王翠不愿再接受丈夫借妻的侮辱，巧计使夫亡，才有她如今的良人佳儿，面对蓝罌粟那份让众人沉沦的甜美，不悔咽下这份余生不安的苦涩（《蓝罌粟》）。花魁的楼心月不惜毁掉容颜而去追逐那份的飘渺爱情，犹如那一次耗尽的宝珠茉莉，付出一切后再无余力挽回（《宝珠茉莉》）。对于江湖侠士叶倾而言，他的魔障是对七明芝的十年执念，还是小渔毫不保留的真情，他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后者（《七明芝》）。才子佳人，月下携奔，归隐田间，缔结良缘，丈夫移情，真相毕现，四年别过，恍若一夙，弑夫醒芳心，墓前六月雪（《六月雪》）。在大义面前妻子饮恨而亡，在国恨面前丈夫忍辱偷生，作奸附佞，伺机报仇，真真假假，唯有卿相知，御衣黄风姿（《御衣黄》）。曾几何时，白螺天女、玄冥雨师和湛沪剑仙一起把酒言欢，如今白螺和玄冥因为拯救沧州旱民而被天庭惩罚，玄冥贬为凡人，生生世世轮回，而白螺坠入凡间后不断地在寻觅玄冥，她见证着这些平凡女子的悲欢离合，一世的绚烂和黯然。在她和玄冥一次次惊喜的重逢后，接踵而至的是三个月后的死别，她要面对的是生生世世别离的痛苦和孤独。纵然偶有明风衡如此相伴的片刻温暖，也无法让白螺停驻下来，她的执着不仅为的是对玄冥那份无法道明的爱意，更是不悔当初她和玄冥对苍生施予的悲悯，她决不会低下头，这是对自己信念的坚持。然而这个故事终止于白螺准备嫁给玄冥转世的曾远歌，而曾家二夫人的王福娘不愿白螺的入门打搅自己目前的平静生活而对他们的婚事心生歹意，沧月是否会将这个波澜延续下去，只能漫长地等待下去。

10、《花镜》中最喜欢的就是《宝珠茉莉》此篇。略显老套的剧情。同为倾国倾城的花魁，女主角楼心月有着与杜十娘同样的刚烈性情和相似的凄楚经历。为了与情郎长相厮守自毁容貌，相信只要假死就再无阻碍。可堪叹息。正如作者所说，“虞姬的凄婉有霸王的盖世气魄，刘兰芝的贞烈有焦仲卿的生死不渝——然而，更多的，却是完全寻不到相对等的感情。”曾海誓山盟的情郎怕极了她破碎的花容，暗喜地认同她假死的主意，又乖觉地选最厚实的棺木并狠狠地钉了两遍钉子。连名字都是假的，呵，虚情假意，不过如此吧。不能不说，他真的也蛮成功的，钉死了曾经的楼心月，心心念念只有他的楼心月。还好，杜十娘孤立无援怒沉百宝箱纵身投江，而楼心月幸运地遇到了白螺姑娘。保命的锦囊藏的原来是一把寒气逼人的匕首，帮快要窒息的可怜女子破开了厚重的棺木，帮她看清了她千挑万选中的情郎温柔风流假面的背后的自私懦弱的丑陋嘴脸。不过我和作者的看法倒是不同，觉得心月的错误最大的错误倒不是对爱情抱有幻想，而是选良人的环境不对啦。流连烟花柳巷的男子又有几个是值得托付终身的良人呢。好点的，或许午夜梦回能想到有你这么个人曾与他花前月下，两情缱绻。坏点的呢？或许连你的名字都想起不起来呢，来句类似“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慨叹，就把你的存在也概括在这“十年”里遇到的女子里面了。迷梦再美总有清醒时分，就如楼心月的彻悟一般。五年前第一次读《花镜》就最喜欢楼心月破开棺木的那部分呢，嘻嘻。惋惜古代那些遇人不淑、痴心错付的女子们，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11、沧月的文字是很早就开始读的了，但真正买下的，这是第一本。花镜的故事可能不是沧月最好的作品，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沧月的文字很美，但是在其它故事中，这种美带了些许的凛冽，而花镜的故事却很温暖。沧月的长篇写得很好，但我始终认为，能把短篇写好，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本事，就这本书看来，沧月是有真本事的。希望花镜的故事能一直写下去，这里的故事有爱，而且是那种温暖的，贴心的爱，这样的爱，才是平常人所追求并有可能追求得到的。当然花镜里的故事并不是个个都是欢喜收场，但在这些或悲或喜的故事里，凡世间的人，或多或少可以得到一些领悟与警醒，这也就是意义所在了。白螺在天是司花女史，在地却又管着世间情事，花与女子，女子与爱情，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说她是司情女史也不为过。但只愿，她自身的情事终有一天能得到圆满，这应该是读者所期盼的了。全书九个故事，尤喜《长生草》这一篇，在这个故事里，作为谪仙的白螺，人情味更浓些

，也更生动了。私下以为，白螺与明风衡应该是一对的。不喜的是书中的插图，人物都画得太单薄了，尤其是女人公。另外附送的那本《花谱》，只是读者名单的罗列，省下这笔纸张费用更好——我都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

12、月J的书，最爱的是镜的番外《东风破》，其次就是这《花镜》。虽然说“本故事纯属虚构”，但我却觉得很现实，毕竟所有的虚构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原因，看完月J的很多书，都让我想到很多当今的社会问题。高一的时候曾经一度的很喜欢小四的文，高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小四的文已经不能再温和我那个年龄的口味了，还曾一度的担心，我们都长大了，他的那些青春啊疼痛啊什么的再写给谁看呢？后来又想，我们不青春了，但是总会有人正青春着。只是，小四他自己都不青春了，还能再矫情的写着那什么嘛~果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不，人家又唱歌又编剧什么的。真是吃饱撑的，自己的饭碗还没解决就开始瞎担心起别人的前途了……貌似有点扯远了啊~再说月J的文。月J的文则完全不同，那是可以用一生来读的，是不分年龄层次的，其所表达的思想，是值得人深思的。所以我一直有买她的书，收藏。我也看言情，时下很火的那些我也喜欢看，比如宫斗啊，是我的大爱之一，但我只看电子书，觉得没有购买收藏的欲望，当然它们有的也很有深度，我只是把它们放在月J之下了而已。倘若有天我有钱的时候，兴许会一冲动的去买来然后扔一边吧……借机再说说我的古龙吧。是的我也是古迷。记得本人生平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就是古龙的名剑风流，那时是初二，还是我的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好像是他老爸的，其实从那时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看了《流星蝴蝶剑》的电视剧，真的是激动的不得了，拍得真的很有古龙的味道。我还特意买了碟的。貌似又有点扯远了……再说到月J的书，怎么就没人翻拍呢？曾经我又在贴吧里问过这个问题，大家都一致认为——没人能拍出月J的味儿，恐怕只会玷污了。这又让我想到了近期翻拍的《甄嬛传》，拍得那个悲催啊，真的挺伤人的。月迷们都是伤不起的。我苦苦思索，觉得其实不要真人版得我们也可以搞动画版得嘛，就像《秦时明月》那种的，但要更唯美些……对吧对吧对吧~唉。其实一切只是我的臆想而已。但是人生能有这么让人坚持不懈津津乐道的东西，很幸福不是吗。最起码，还有点念想。最后的最后，一切终归都会幻灭，那么在的时候，就尽情地幻想吧！

13、其实我是希望这个花镜的故事一直写下去的，南宋的飘摇不定，临安的表面浮华，江南的风物人情，植物的美丽姿型，以及这个叫白螺的神秘女子，她怎么可以如此冷静，飘然，出尘，对着世间的平和艰难之事，一次次的旁观，运筹，施以援手而又不卷入其中的漩涡。她是有血性，有慈悲心的仙人，因为和玄冥一起贸然施法，违背天规戒律而被处以极刑。玄冥成为凡人，且被磨去记忆。而白螺则成为不老不死的谪仙，游走人世，历尽沧桑。白螺和玄冥之间的感情，是一种超脱男女之情的情吧，他们是有共同心愿和共同目标的人，不为那个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天庭所容。他们悲天悯人，济世为怀，算是同类，彼此依靠扶持，走过几百年。继而成为彼此命运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白螺，行走凡尘，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窥探到各种各样的人心和是非，看起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却在心底为那个男子保留了一块最为柔软多情的地方，六十年一轮回，即使只有短短三月的相聚，也是她最为快乐珍惜的时光吧。不可否认，沧月身为女子，笔下却有一份男儿有时也不可及的冷峻，大气，隽永深长。这个花镜的故事，融合了我喜欢的诸多元素，仙人，女子，花草，杭州，世情，宿命，对抗。既不算悲剧也不是喜剧，不见嬉笑怒骂，不见爱恨情长，只是读完后，有种淡淡心伤，白螺，你是该得到归宿的啊。新编版本加入了长生草和御衣黄，总算把故事织补完整，最爱的是碧台莲，其次长生草。见不得负心汉，薄情郎了，他们不知道辜负了多少好女子啊。如果可以，希望这个故事永远继续。

14、月姐的文字很吸引人，这本是我最先看的，白螺为爱拆仙骨[没有记错吧？]舞倾天界；蓝罌粟，宝珠茉莉，七明芝，六月雪，御衣黄，金合欢，长生草，紫竹，碧台莲。人世间也许没有这些植物，却可以在这本书里美好的幻想

15、沧月的作品，总带着一丝似有若无的悲恸，却又亮烈一如能化尽三界的红莲业火，燃烧得灵魂都颤抖。作为一个女性奇幻小说家，她的作品在普通奇幻作品中多少揉进了一丝女子特有的细腻动人。比如，花镜。这是一本可以反复阅读而不会感到厌烦的好书，名为写花，实际写的却是那些被历史淹没了身影的如花女子。美好如花，亦坚韧如花，在娇柔温婉的花朵下，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焦枯如铁的枝干，牢牢守着心中天地坦荡。书中的世情百态，花店主人的淡漠通透，那些买花女子的不屈抗争，分明印入现今这喧嚣刻板的当世，在悲怜书中女子牢不可破宿命枷锁的同时，也能让人警醒自身，不虚伪做作，学会坚强，学会看尽千帆过处仍能独守一方，骄傲地做自己这块领土的帝王。

# 《花镜》

## 章节试读

### 1、《花镜》的笔记-

白螺是个好女孩。很喜欢她这种性格，淡淡的，却是有不失活泼的。

带了点遗憾和余味，整篇就结束了，很多个故事串联在一起。酿成了一坛好酒，浓香，也够人回味良久。

故事的结局不算好也不算坏，在意料之中。遇到这本书也算是一种缘了吧！

### 2、《花镜》的笔记-紫竹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同感，尤其是紫竹这一章节。感觉这祸事多是白螺自己惹出来的，很多时候，能看穿看透，未必需要点破。尤其是所哟的一切都已发生，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为什么要说破呢。白白给自己添麻烦，也让别人有憎恨自己的机会。多累，这一回，我怎么也觉得是白螺多嘴了~

### 3、《花镜》的笔记-第1页

“这一生，只为寻找你。”

这是书的封面的一句话，很感人。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本爱情小说，但其实不然，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很喜欢白螺，也许她参透了人生，才会对很多事情都那么豁达；但正因为她看透了所有人的过去和未来，才让她对人有着一种高清的冷漠，一种揪心的不忍却无能为力。她活得很累，却无法轻易相信人，很累啊.....

但，人生仍在继续，不是吗？



# 《花镜》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